划时代的春节与茅台情结

文 / 董邦耀

弟弟、妹夫、妹妹来家拜年，妻子很快做了几个菜，大家以饭代酒，都不让取茅台酒。 李晓儒 摄

我过了六十几个春节，只有今年的春节让人悲喜交加，五味陈杂。因为，这是三年抗疫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是放开后去见马克思的人最多的一个春节，也是中国人“阳康”后过的第一个春节，还是中国年走向世界的春节。所以，今年的春节是划时代的春节。

三年了，应该跟过去说再见了，由于新冠肆虐，世界人民都像在大烤炉里被翻烤、灼烧，国际贸易和旅游被熔断，经济增长不理想，抗疫费用猛增。尤其是无论大家情愿与不情愿，都经历了那么多故事：管控、隔离、建方舱……刚开始这些字都认识，但是组合在一起就不认识了，后来经历的多了，这些新名词耳熟能详。有人将抗疫专用名词：密接、静默、管控区……汇总了组织管理、隔离场所、社区防控等六大类，40项，百余词条，丰富了汉语词汇，可收入《汉语辞典》，被人们深刻记忆。

最近总觉得身体不带劲，乏力、气短、没精神，再加上新冠加快器官老化，又听说春节期间是新一轮疫情高峰，没敢让在北京的女儿回陕西，劝她不要带两个孩子乘高铁来回跑了，女儿女婿珍惜放开的机会和春节假期，双双带孩子回东北长春女婿的家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，让人心里还有点那个。

彩票难中奖，得“阳”太容易。

12月20日，我不幸在宝鸡中招，咳嗽、痰多、背疼、腿疼、发冷、乏力……持续十多日不见好转，妻女打来电话，我怕她们担心，一直说是感冒，好多了！幸亏女儿给妻子买车票，1月2日下午从北京赶回宝鸡，3日早上陪我做了胸部CT片，结果为肺炎。妻子多方联系，并催促我下定决心，为了身体不要怕麻烦：住院。在亲友的倾力帮助下，当日下午我入院治疗。九天后，大夫说肺炎已基本控制，可以回家恢复了。

想到北京的精英翘楚年前走了不少，我这个有基础病的老汉，医疗条件……哪点能比得上他们，今晚脱的鞋，还不知明天能否穿得上，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由得我也为今后做打算：一是视死如归，趁身体还灵便、思维还清晰的时候写好遗嘱，免得到时有话都来不及说；二是眷恋生活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更加注意健康，从现在起，正常作息，健康饮食，适量运动，平和心态。

这几天，“阳康”后的弟弟、妹夫、妹妹来家给我拜年，为了恢复身体，都劝我不要拿柜子里的茅台酒，以饭代酒。过年滴酒不沾，对我这个有“西宝酒太郎”雅号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

我接触酒比较早，1971年初，我在铁道兵“学兵”连，跟铁道兵一起修建“三线”襄渝铁路。1973年，又进了在汉中南郑华山沟的“三线”航空工厂。每到春节、八一，在学兵连炊事班的我就给战友们分酒，大家感谢我一年四季严寒酷暑给他们做饭，代表每个班敬我一口酒……后来，在《陕西工人报》发表的《第一次醉酒》，在《秦商汇》杂志发表的《酒香悠悠》，在《酒坊》杂志发表的《历史悠久的中华酒文化》《医食同源属黄酒》，在《陕西交通报》发表的《酒要“文饮”莫“武喝”》等，基本记录了我的饮酒史和对酒文化的探讨。

记得1982年，我是在西乡县小东街姥爷姥姥家过的年。姥爷让二舅拿出在澄合矿务局工作的大舅孝敬他的茅台酒，高兴地说，今天咱就喝这个。我和姥爷、二舅，品着杯中美酒，吃着姥姥做的佳肴，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茅台酒，只知道好喝，很贵。但是，到底有多贵，我却一无所知。我好奇地问二舅，他说，八块钱一瓶。我很惊愕，那可是80年代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呀。我听后真敬佩大舅的孝心，也感谢姥爷把本该独享的茅台，和我这个晚辈共享，让我永生不忘。

据我所知，白酒有五大香型、五小香型和老白干型、馥郁香型，我对酱香型茅台却情有独钟，它具有酱香突出、优雅细腻、酒体醇厚、后味悠长、空杯留香持久的特点。后来，知道了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博览会获金奖的故事，认识了赖茅、王茅、华茅和荣茅。将这些酒一一品过，当年第一次醉酒，喝的什么酒，游走酒场几十年，都喝过哪些酒，记忆模糊，只记得那年姥爷的茅台，融汇着终身难忘的亲情，韵味深长。

时光如梭，逝者如斯，姥爷、姥姥驾鹤西去几十载，大舅、二舅也去天国好几年了。但是，每到年节，总会在十字路口给他们烧些纸钱，送些茅台酒，祭拜他们在天之灵。

祝愿今年的春节不是以后若干年最好的春节，祝愿朋友们以后的春节都有一个好身体，能向逝去的亲人敬一杯茅台酒。

见故友

文 / 图 郭树塬

今年春节，和四年未见的朋友相逢，两人都有些兴奋，但相见时却并未有想象中那般多话，而是彼此相视一笑，仿佛一切都在不言中。

与朋友相识于小学四年级，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凑在一块儿玩玩闹闹，不知不觉就已到了而立之年。生活不停向前的车轮冲破了原有的轨迹，我们也因求学工作等缘故分离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忙于日常琐碎，在工作和生活两点一线中穿梭，无法顾及更多。朋友也是如此，他虽未婚，生活中却也有诸多牵绊，再加上他一心处理事业，难免对感情生活疏于关注。而我恰好相反，成家后囿于家庭，事业的脚步走得缓慢，却也安稳。

听我感慨万千，朋友笑得坦然：“人生总是有舍有得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。你羡慕我事业有成，我也羡慕你一家和睦又热闹呀。”一听此话，我不由跟着笑起来，原还有些忐忑的心也落了地，原来，朋友还是那个朋友，从不曾变化，也像是从未离开过。

打开了话匣子，我们聊得更加畅快，就着新年的倒计时钟声，迎着万家灯火团圆的氛围，我们分享见闻，弥补四年分别的缺憾。也就是那时，我细细品味着朋友二字的含义，忽然意识到，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是没有限制的，只要和对方闲叙家常，就能心生满足。朋友是自己亲自选择的家人，是亲密的伙伴，是默契的代名词，也是温暖美好的储存处。无论对方是功成名就还是狼狈回乡，都不会动摇朋友二字的本质。

在万家灯火亮起时，我在红彤彤的新春氛围中见故友，那朵朵烟火，个个笑容，次次攀谈，都化为特殊的引线，不仅点亮当下的幸福和祝福，也勾起了过往的记忆齿轮，让一切更深刻也更珍贵。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）

路上的年味

文 / 图 万 荣

我是一名收费员，由于工作性质，我的新年是在路上度过的。而路上的风景，却让我从另一个角度，感受到了由来已久的年味。就像儿时扎头发的一根皮筋，时不时将我拉至童年，又时不时把我弹回眼前。

我三岁的时候，父亲因病去世。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姐妹三人，撑起一家人的生活，先是做中药材生意，后又干起物流工作。她一个人常年奔波在外，含辛茹苦。大姐和二姐托付给外爷外婆照看，我因为年幼，被寄养在大姑家中。母女之间，聚少离多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被接回家团圆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，过年不仅是最走心最动人的气息，更是最热切最甜蜜的味道。

长大后，我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并初为人母。一路走来，每逢年关，年气和年味，总能勾起旧日那些热切的激动，思念的幸福，恋家恋母的情结。

今年过年，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，正好是我的轮班时间。起初，我还为过年不能在家而稍有遗憾。但几天下来，收费窗口外那一辆辆风尘仆仆、远道而回，刚洗干净、归心似箭的车辆，那一张张疲惫而又喜悦、热切而又坚毅的笑脸，那一声声我和旅客之间发自内心的互祝“新年快乐”，都让我体会到了浓浓的向往、殷殷的幸福，以及作为一名收费工作者的自豪感和“成就感”。

下班回家，眼见街上人头攒动，人流如织。辅道两侧摆满了各类年货，红色的帐篷错落有致。树上挂的红灯笼一眼望不到头。中国红铺天盖地，在这一刻显得无比惊艳！远处锣鼓喧天，秧歌队、跑旱船、踩高跷、妆芯子等正在轮番表演，时不时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喝彩声。近处一字排开的灯谜阵不断吸引着兴趣盎然、跃跃欲试的人群，无论猜中与猜不中，拿到奖品还是没有拿到奖品，人们的脸上都乐开了花。处处都是一派祥和而又热烈的新春气象。

大年初一回到家里，公婆嘘寒问暖，为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。一口咬下去，竟然咬到了一枚硬币！一家人笑着羡慕我，说这是讲究：谁吃到这唯一包了钱的饺子？谁就是今年咱家最幸运的人。
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最大家。六天的春节值班，在路上体会到的年气年味和家庭的温暖温馨，让我瞬间悟出岁月静好的真谛。我想，那种热切的激动、思念的幸福，不只属于个人，还应该属于每一个家庭。我的工作在开启新一轮中国年的时候，格外有意义。

不由在心中祈祷：疫情之后，愿所有的新老朋友，同人同事，别来无恙！新年快乐，事业有成，幸福安康！

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）

砂 锅

文 / 图 李 珍

年年岁岁终有一别，每到年末都会有一些对过去的怅惘和对未来的期待。眼下我最期待的就是年味砂锅了。

快过年了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除了买新衣服，便是美食了。和同事们探讨各自家乡过年都吃什么，他们总会说现在条件好了，平时吃的也和过年没什么两样，顶多就是再丰富些。轮到我讲时我便说出了砂锅，我们过年必吃砂锅，他们都很惊奇，为什么是砂锅呢？我也说不出个一二，可能是从小到大心中的一份执念吧。

在我的家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砂锅，我们家年年都是如此，不是说平时没条件吃，只是没有那种氛围。吃砂锅代表了过年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几个凉菜上桌，最后等的就是热气腾腾，嘟嘟作响的砂锅。这个砂锅最包含年味了，过年买的猪肉卤好以后把肉汤留着，锅底铺一层白菜萝卜片防止炖糊了，上面放些过年准备好的油炸豆腐、炸丸子、炸红薯、炸酥肉，放一些喜欢的菜，然后放上粉条再把卤肉的汤倒进去，最上面把卤好的肉切大片摆好，再抹上面酱，便是这道菜的灵魂，出锅时撒上蒜苗，年味砂锅就好了。团团圆圆的啥都有，打开电视看着春晚，这一刻忘却一切烦恼，也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而这，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年，它未必能改变什么，但会祝福我们，那些期待的小事情，时间一到自会发生。一岁有一岁的味道，一年有一年的好运，未来的路也是。最后我想说，2023，你好呀！ （作者供职于潼关公路段）

回首旧年迎新年

文 / 图 吴锦瑶

当一抹抹中国红遍布大街小巷，新年的脚步就渐渐走近了。不管你是在驾车赶往回家的路，还是漫步行进在家乡的街道上，此时此刻，我们的情感是一样的浓厚炽热。

站在新年的门槛翘首回望，迎接平安幸福到来，时光不慢，青春短暂，来不及眨眼，辽阔的半生已一顷而下。商场门口摆满了巨幅的兔年装饰，火红喜庆的颜色刺激着我浑浑噩噩的大脑，仿佛火苗一点就燃起了儿时春节里的一幕幕……

年幼懵懂的我站在老家的旧屋里，眼前是爷爷坐在火炉边，手拿木棒不停搅动着一锅稀稠的面糊，那浓浓的面香飘来攻击着我的味蕾，但是奶奶却告诉我，这并不是吃食，而是要张贴年画对联用的“糨糊”。幼小的我虽然不懂却大为震惊，这香喷喷的面粉糊糊怎么会是贴东西的？直到叔叔姑姑们拿着刷子蘸上糨糊刷在门上窗上，鲜红的年画对联和窗花就紧紧贴住了门窗，我望着年画里秦琼尉迟恭那神气威武的门神模样，心中好不快意！懵懂的我忽然意识到“年”来了！九十年代，胶水在农村家庭还不太普及，爷爷奶奶自制的“糨糊”让年画对联装饰了新春，徒增一番动手情趣，即使寒冬腊月，也能把旧屋的各个窗棂蘸染得姹紫嫣红，喜气洋洋。

烟花炮竹是旧时农村春节不可或缺的存在，也是孩子们的心头所好，花炮种类五花八门，地上窜的、空中飞的、手里舞的，几秒钟的火花绽放让每个童心都飞扬灵动起来，是每个孩子千金不换的所爱。白天亲戚买来了长长的“彩珠筒”，这种长条形的手持花炮，是我儿时最爱的花炮之一，它可以让孩子们握在手中点燃，绚烂的火花冲往天际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美好的新年愿望伴着火光在夜空滑翔，让每个人都感知这份幸福与温暖。那时身穿红衣头扎小辫的我看到后更是激动不已，撕开包装就要放炮，姑父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：“天黑(he)了放！黑(he)了放！”“我偏不！”天真倔强的孩童终是拗过了大人，让他们为我点燃了炮竹，只是一阵浓烟飞向蓝天便再没有了踪影，五颜六色的火花在明朗的晴空中并未显现，我心不由地生出道不明的情绪，一些失落又有点无奈，从此我再也不在白日里放炮了。

儿时的新年聚集了生活中所有的美好，思念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，期待了一遍又一遍的物件，馋嘴了一道又一道的美食儿，都能在新年时刻应有尽有、坐享其成，吃好玩好心情好，你好我好全家好，就是新年的意义。当然，新年也会有遗憾存在，那来不及回顾就已经消散的情绪，那犹犹豫豫还未实现的愿望，那懵懵懂懂还未探索的疑惑，都在新年的流光瞬息里匆匆忙忙溜走了。

年画里的火红记忆，夜空里的火花飞舞，刻下了难忘的时光印记，里面蕴藏着浓浓的年味，延续着不变的团圆。

（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旬阳管理所）

兔年小记

文 / 韩 敏

今年春节如约而至，在春节前期我们国家落实了全面放开政策，“过年你‘阳康’了吗？”成为新年新话题，大家面对疫情的态度也放松了不少。除了关注疫情之外，过年选择什么方式回家也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，不管是高铁飞机还是乘坐火车，大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抢票计划，再一次迎来了春运大潮！但是我发现，今年自驾回家的人增加不少，还有很多宠物家长，为了带自己的萌宠回家，几经波折找顺风车搭乘，在高速路上要是看到车里有狗狗或者猫咪，也是见怪不怪的了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早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一句老话，去年很多人因为疫情选择就地过年，今年那些人终于能够和家人团聚了，大家在新春的氛围里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年货，我家也不例外，父母早早就打了电话，让我早点回家置办年货，我的内心也激动不已。

我的家乡在秦岭陕南地区，在我们那里过年，必然要吃的小吃就是柿饼了，白花花的糖霜与软糯糯的柿子融合在一起，入口香甜，沁人心脾。除了甜口的柿饼，我们老家还会提前进行蒸馒头、炸麻花、炸丸子、扯挂面等等活动，为了过个好年，一家人都在忙活着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炸麻花的时候了，先把醒发好的面团揉搓成条，然后放进高温油锅里炸至金黄，一瞬间白嫩的面团变得金灿灿的，入口香脆，令人难忘，刚出锅的麻花是最好吃的；放冷之后的麻花也可以配上米酒煮开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今年过年，除了吃到了很多平时吃不到的美食，还见到了一些多年不见的发小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尤其是在一起回味小时候的事情，大家在那一瞬间变得熟络起来。幸好过春节的时候，大家还能聚在一起畅谈人生，少了现实生活的压力，少了外出工作的忙碌，多了一份朋友之间的亲近，更多了一份难分难舍的温情，我想这才是春节的意义。拜年的时候我们向彼此送上最诚挚的祝福，希望来年能够平安顺遂，心想事成，这份传统代代相传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接班人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新春佳节期间，烟花爆竹寄托着我们对新年的憧憬，给今年的春节增添了许多趣味。各家各户高高悬挂着大红灯笼跟满地火红的炮纸映衬着，显得格外的喜庆圆满。今年这个春年过得可真热闹非凡，希望来年大家都能远离疫情走向辉煌，大家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大展宏图，再接再厉勇攀高峰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公司富平管理所）